



日本推理  
名家名作选萃

# 幽闭之窗

[日] 赤川次郎 等著  
徐明中 译

一座神秘豪宅 一扇幽闭之窗 一段哀怨往事  
日本文坛怪杰力作 现代推理小说奇葩

W 文汇出版社



日本推理  
名家名作选萃

# 幽闭之窗

[日] 赤川次郎 等著  
徐明中 译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幽闭之窗 / (日)赤川次郎, (日)西村京太郎,  
(日)高桥克彦著; 徐明中译.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 - 7 - 5496 - 0391 - 6

I. ①幽… II. ①赤… ②西… ③高… ④徐… III.  
①推理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49527 号

---

## 幽闭之窗

责任编辑 / 戴 铮

封面装帧 / 黄晨伟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港东印刷厂

版 次 /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130 千

印 张 / 7

ISBN 978 - 7 - 5496 - 0391 - 6

定 价 / 20.00 元

# 目 录

凭窗远眺(赤川次郎)

001

碧海疑尸(西村京太郎)

154

奇缘(高桥克彦)

185

# 凭窗远眺

赤川次郎

哦，到了。

怎么？坐轿车来很近吧？如果是乘电车的话要兜很大的圈子了。

从火车站过来，尽是坡道。要是步行也许会感到有些吃力，不过只是五分钟的路程，偶尔步行也是一种很好的运动。

请下车吧。不要紧，轿车停在这儿就可以了。当然，一般而言，在马路上停车是违反交通规则的，但在这儿不必担心警察会前来干预。

这儿毕竟是东京最高级的住宅区，我平时也不常来。您看，这一带都是外国使领馆，来往的车辆大多挂着外交官的牌照。

——怎么样？很安静吧？

这儿是东京的一流地区，所以环境格外静谧。它远离火车站和各条大马路，没有一点噪声。当然，附近也没有学校和其他嘈杂的场所。

您看，这儿豪宅鳞次栉比，每一家都有宽敞的庭院。但是家家安详宁静，没有任何喧哗的声音。

唔，是了，就是这儿！占地面积特别大，在这一带也是屈指可数的。只是它很早就在这儿建成了，历史很悠久，而且当时的地价也没

有现在那么贵。

这儿的围墙很高吧？过去，只砌着低低的矮墙，但是由于路人都可以随便窥视豪宅，再加上这儿曾发生过几次小偷入室事件，所以主人不得已把围墙一次次加高，以致成了现在的模样。当然，这也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从这围墙来看确实已有相当的年头了。现在像这种紧靠着使领馆的高级住宅区早已今非昔比，四周都安上了监视器探头，根本不用担心小偷上门了。

噢，这儿是大门，别看它锈迹斑斑，开启不灵，只要稍加修缮还能够充分使用。就在两年前这儿还有人住，所以房屋的设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请进！哦，院门不要关，就让它开着好了。

什么？您对这样大的前院感到惊奇？

对，是有些可惜了。不过，这样宽敞的院子正是这座豪宅的亮点呀。

过去，这前院平时总停着不少大型的进口轿车和跑车，少说也有七八辆。如果遇上主人举行盛大的派对，从前院到大门外的道路边更是停满了一长溜各式锃亮气派的豪车。

这房子，您也看见了，是一栋二层建筑。但它高大幽深，远远超出普通的三层楼房。据说这房子最早是一个白俄造的，但时过境迁，后来的主人入住后经过几次特意的装修，已经显示出完全不同的风格。这幢建筑结构紧密，任何地方都没有多余的间隙，真叫人叹为观止。

好，我们还是先进宅子里去看看吧。您说要看看庭院？没关系，宅子的四周都是庭院，从宅子里也可以直接进入庭院。

瞧，这是宅子大门的钥匙，别看大门有些嘎嘎作响，只要上些油，这些声音很快就会没有了。

请进吧,我带着拖鞋,请穿上拖鞋进来。

这儿是大厅,您看够气派吧?四面的窗都是紧紧关着的。现在所有的窗台上都有点积灰。看来这两年一直不住人,空气比较混浊了。

正面两扇大门开启的地方是主人的会客室。这会客室也够大的吧。可惜现在会客室里已经没有家具了,否则真是金碧辉煌,满堂生辉。那儿就是壁炉。过去到了秋冬季节,主人就在壁炉里烧柴取暖,现在只是个摆设,里面的烟道都用木柴堵塞了。也许主人认为壁炉不用时还是把烟道堵塞保养为好。

穿过会客室正面的落地长窗就是一个面积很大的内花园,花园的大草坪足可开一个颇具规模的运动会。

也许主人对庭院有着特别的喜好,经过他的精心设计打造,内花园已成为芳草如茵、花团锦簇的人间仙境。只可惜,经过三年的荒芜,大草坪里已长满了杂草,像一个洗尽铅华的贵族老妇人在瑟瑟的西风里忧伤地回忆着过去繁华的旧梦。

您看见那些高墙上到处悬挂着的黑黝黝的东西吗?其实这些都是照明的夜照灯。过去,每当主人在夜晚举行大型派对时,这些夜照灯会一齐亮灯,把巨大的草坪映照得如同白昼一样啊。今天的天气有些阴沉,所以您现在很难想象那火树银花的夜晚、那些个晶莹璀璨的豪华景象。哦,您看,您看,那花园的一角放着一张桌子。对,对,就是右边的那张桌子,那桌子也许是搬家具时遗留在花园里的。在举行派对时,花园的四周圆弧形地排放着一长溜这样的桌子,桌上放满了精美的食品和名酒佳酿。宾客们在大草坪里一边品尝着美酒佳肴,一边恣情地轻歌曼舞。

我刚才说了,这里是十分宁静的高级住宅区,但是也有偶然的例外。这种异乎寻常的盛大气派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在主人举行大型派对的同时,还会向四周的邻居们分赠珍贵的礼品,这种穷奢极欲

的举动常会使邻居们瞠目以对。

唉，我光顾着讲述派对的事了，耽误了您不少时间，真是对不起。其他我要说的是这里还有许许多多神秘的房间……

不过，请不要怪我的啰嗦。我这样不厌其烦地向您介绍这里的大型派对，是因为这不仅是这儿主人的荣耀，也是主人最为伤感的绝响，就是这个家庭的最后一次派对，宣告了这个家庭的正式消亡。这个比喻也许是确切的，啊，不！说确切的还不如说是悲惨的，总而言之其中的内蕴实在难以用语言表达。

您听了明白我的意思吗？——啊，您是这样想的吗？那是多么可悲的事啊。可那时您正巧在国外，所以不会知道那件事的。

那件事尽管只发生在两年以前，但对今天而言真有隔世之感。

现在回想起来，那件事还历历在目。我之所以会感到那像是一件遥远的往事，实在是到现在我依然不相信那件事是真的，它真像一场噩梦，时时刻刻吞噬着我的心灵……请原谅，也许我这样表达太晦涩了，您会越听越糊涂，如同罩了一头雾水。

您还有时间吗？嗯，那样说太费时间了，那么，我拣主要的说吧，只需一个小时就可以了。

老站在这儿说话太费劲了，我们一起去一个能坐着谈话的房间好吗？

嗨，我们要找的房间就在那儿，那个房间里还留存着当年的气息，跟我走吧。

对，走过大厅，上楼梯便是了。您瞧，这个楼梯是不是很宽大？而且坡度很小，走起来很舒适是不是？我们自己住的楼房和这儿是不能相比的。

二楼都是宽敞舒适的卧室，家里人想必在此舒适地享用这些房间。

您问当时家里有几个人住？嗯，当时楼上住着夫人和她的一个

孩子。当然，家里还住着夫人的父母，这样的家庭是最稳定的吧。原来父母也住在楼上，后来他们年纪大了上下楼梯不方便，就住在楼下。

我们上二楼。您不信吧，二楼上面还有个顶层小阁楼，原来是给佣人住的，相对小一点，但只是休息面积也足够了。这阁楼朝南，光线充足，现在只要稍作修缮就可使用了。

上阁楼还有个小楼梯。来，我们上去看看，上楼梯时要小心一点。

这小阁楼不错吧，比您想象的要大一些，很像现在流行的日光浴室。

阁楼的天花板因顺着屋顶的坡度自然要低一些，但天窗的部位还比较高，人的头绝对碰不到屋顶的。

光线很充足吧？天窗开得很大，窗玻璃是特殊的强化玻璃，即使石头掉在上面，窗玻璃也不会裂。

好，我们在这儿坐下谈吧。不要担心，这阁楼最近刚打扫过，不是很干净吗？

嗯，这里是女人住的房间，一看就明白。喏，那条床罩上绣的花纹也是现在女性中间所流行的呀。

这阁楼朴素整洁，没有过分的修饰，但整理得井井有条，足见住在里面的是个很细心的女人。

您问她为什么要住在这阁楼上？这倒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您知道整幢楼房里房间很多，所以住在这里绝不是因为房间不够。

当然，这肯定是事出有因的。我想您只要听了我的叙述后，就会立刻明白其中的原委。

您觉得这个小阁楼样式有点古怪吗？我不是给您出谜题，待会儿您就会明白的。

对了，阁楼里最奇特的地方就是这房间的窗户了。虽然天窗特

别大，但墙上只开了一个小小的窗户。

照理说，那个大天窗的光亮也就足够了，那为什么还要开一扇小窗呢？

如果您愿意，请站起来从那小窗口向外望一下。

怎么样，现在明白了吧？外面什么都看不见。从那窗口正面看出去是邻居家单调的后墙，朝上望只能看见灰蓝色的天空，向下俯视见到的只是繁茂的树梢和枝叶。说到底，从那窗口朝外看，看不到您所向往的外部世界。

现在您或许明白，这个谜就隐藏在这个房间的窗户里。我到现在还没向您透出谜底真是对不起。

不过，不要着急，我接下来所叙述的就和这个谜底直接有关。请坐下听我慢慢道来。

真是抱歉，这儿什么都没准备，连饮料也没有，只能请您原谅了。

嗨，言归正传。想起两年前发生的事真像做梦一般，现在醒来到想一下，仍然觉得不可思议。不过这确实是真实的事件，如果一经披露，一定会引起报刊杂志、电视台及各类媒体的浓厚兴趣，会成为他们大肆炒作的热门题材，尽管我十分不愿，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现在，我就从两年前这儿的主人举办最后一次盛大派对的事开始讲吧……

## 2

如是说，人世间没有碰到过特别令人神驰目眩的奇遇，那么对当事者而言一次意外的交通事故足以使他刻骨铭心。

吉川本人就遇到过这样交通事故。不过，在这次事故中，他本人一点也没受伤，只是车身略微碰撞一下，留下了一点小小的凹痕。虽说有惊无险，但对吉川而言，仍然留下了死里逃生的惊悸之感。

深夜，二时。

高速公路上一片空寂。由于没有任何的阻碍，偶尔驶过的车辆均以一百多码的高速飞驶而过。

吉川整整连续开了一天的车。这次他奉命去大阪出差，现在正从大阪驱车拼命地往回赶。

在通常情况下，吉川会在大阪住宿一夜，第二天清早才赶回东京。这次他原是这样打算，并提前预定了宾馆的房间。没想到当他深夜醉意朦胧地返回宾馆时，突然接到公司的急电，要他必须在明晨十时前向公司提交出差报告书，吉川吓得一下子从沉醉中清醒过来。他定神思考了片刻，最后认为虽然明晨可乘新干线及时赶回东京，但必须要把自己的轿车留在大阪，这样将给自己的工作带来极大的不便。于是，他不得已痛下决心，喝了杯浓咖啡后，匆匆地退了房，驾车飞速地向东京方向疾驶。一边开，他的心中直打鼓：今夜赶回东京时间实在太紧迫了。此时，晚上过量的饮酒使他头昏脑胀，加之夜间高速公路上的空旷寂寥，使他时时感到浓浓的睡意袭上脑际……

吉川真的感到太疲劳了，这不仅体现在肉体上，在精神上同样备受折磨。他今年虽然只有四十二岁，自以为不过是四十出头，但给人的印象却是老气横秋的小老头。那意气风发的二十岁年代早已成了遥远的往事。

黑夜里，在那单调、空寂的高速公路上，吉川愈发感到昏昏欲睡，他暗暗地鼓励自己：快了快了，下一个匝道口马上就到了，东京越来越近了。他长长地打了个哈欠，使劲地摇了摇头，头脑似乎有些清醒，但这些努力的作用极其短暂，犹如电光石火，稍纵即逝。吉川很快又进了半昏迷的混沌状态……

吉川在一家中等规模的海运公司供职。公司的状况很不景气，业绩连续几年下滑，前景岌岌可危。

他刚进公司时，公司正处于旺盛的发展时期，各项业务迅猛地向

海外发展。进公司才三个月，就奉命去美国出差，整个公司人手严重不足，整天处于高速运转的忙碌之中。

吉川十分热爱自己的工作。大学时代，由于不习惯枯燥的学习生活，他未等毕业就早早地离开了大学。到了公司后，紧张激烈的市场环境深深地吸引着他，于是便狂热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尽管自己英语基础差，不能熟练地用英语洽谈业务，但他不畏艰难，每天随身带着盒式录音机，坚持一边学习，一边独自一人去外国企业洽谈工作。长期的努力终于有了丰厚的回报，他的英语水平迅速提高，工作的业绩也不断上升。这样充满激情的生活使他常常回味不已。那时，他甚至天真地认为这样的好日子不会只是“昙花一现”，将会永远持续下去。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最近几年来，吉川的命运之光发生了暗转。公司连年经营不善，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四分之一的职员不得不被裁减。吉川虽然被公司留下而幸免于难，但他的心灵却受到了意想不到的冲击，沉溺多年的美梦被无情地粉碎了，就像童话故事里的灰姑娘，过了午夜十二点，又从华贵美丽的公主变成了生活凄凉的丑小鸭。

“世事难料，命途多舛。”吉川常常为此巨大的变化发出痛苦的感叹。他在公司担当的工作依然很忙，只不过工作的范围从原来的海外市场转向了国内，他还是经常出差，从家里到宾馆两地奔忙。

当然，他心里很清楚，现在的忙碌和过去的辛苦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现在不要说发超额奖金，就是薪水也下降了一大半，家庭生活陷落在艰难的境地。他常自嘲般地苦笑，虽然经手几亿日元的生意，但自己的所得只值几千日元，在老板手下只不过是个廉价的工作机器。他内心的愤懑和不平难以言表。

吉川一边开着车，一边胡思乱想着。不经意间他看了一下手表，心里猛地一颤：现在只不过走了一半路程，到东京时肯定天色大

亮了。

“呜……”突然，车后传来一阵马达的轰鸣，一辆摩托车呼啸着，风驰电掣般地从吉川的车旁一驶而过。吉川猛地一个激灵，双手不由紧紧地捏住方向盘，只感到身上冒出一阵透心的凉意……“危险！混蛋！”吉川不由自主地骂出声来。

驶在前面的摩托车似乎是一辆 450 cc 的大型摩托。而吉川驾驶的只不过是公司的一辆旧车。尽管如此，因这辆旧车的功率较大，速度也比较快。摩托车的出现似乎给吉川近似麻木的神经打了一针兴奋剂，于是他不由自主地加大速度追了上去。

“啊，是个女人！”吉川禁不住发出一声惊呼。透过车窗玻璃他发现摩托车的驾驶者身穿一袭黑色的皮茄克，头戴帽盔，长发披肩，显露出轻灵、秀逸的风采。

唉，现在的年轻女郎真是了不得。吉川苦笑着摇了摇头。猛然，一个久违的场景袭上他的心头：随风飘逸的长秀发，彩色轻巧的自行车，两只白嫩的小腿踩着车踏板轻灵地跳动着，一身洁白的连衣裙在微风里轻轻飘动，像一只快乐的小蝴蝶……

遥远的回忆，如同一个水泡从往事积淀的心底悄悄地涌出，又倏地破灭了。郊外的泥路，蔚蓝的晴空，一个迷人的少女骑着精巧的自行车，快乐地在草地上飞驶……

吉川使劲地摇了摇头，试图驱走眼前出现的片时幻影，他暗暗地责骂自己太不争气，在这漆黑的夜晚怎么会荒唐地想起那段往事，这事绝不能再提，它太陈旧，太遥远了。

恼人的睡意又一次袭上头脑，吉川恨声暗骂自己：真不中用，看来非得在半路上找旅店休息了。他转念一想，又觉得这事万万不可，如果现在寻宿，酣睡过后自己实在没把握保证早上能赶到东京，所以只能咬紧牙关，拼命开车赶回东京。

浓重的睡意阵阵袭来，吉川哈欠连连。泪水模糊了眼睛，他不得

不用手使劲地揉揉那不争气的双眼……

突然，一辆大卡车冷不防穿到吉川轿车的前面，吉川不由“啊”地发出一声惊呼，猛地踩下了刹车。由于傍晚时分曾下过小雨，所以此时路面较滑，轿车刹车过猛车体立刻在路面上失控地左右滑行。刹那间，吉川仿佛失去了知觉，甚至连手是否握住方向盘都不知道。慌乱中只听“咚”的一声，车体好像撞在了什么物体上……

当吉川清醒过来，发现车子已经停住了。车头正好撞在高速公路的护栏上。全身的热血霎时涌上心头：好险！如果车子撞断护栏，必死无疑！吉川感到心脏在剧烈地跳动着，冷汗不住地渗出肌肤，自开车以来他从没碰到过这样的情况。为了保持镇静，他想抽一支烟定定神，但拿出香烟后两手抖得厉害，几次想把香烟叼上嘴边都没成功，反而使香烟掉在了地上。于是他赌气地又拿出一支烟来。突然，他的脑海中闪出一个可怕的念头：刚才车子撞在护栏上说不定会发生汽油漏泄事故，如果一点烟，汽油就会立刻燃烧起来，到那时麻烦就大了。吉川正在惶恐之际，没料到迎面射来了一束强烈的白炽光，他不由得眯起双眼，迎着强光暗骂道：“混蛋！这是哪个家伙恶作剧？”眼前的事情使他十分惊异，现在虽说是深夜，但高速公路上从没发生过逆向行驶的怪事。就在惊魂未定的时候，那束白炽灯光越来越近，很快他发现就是刚才驶去的摩托车正折返回来。摩托车在几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下车的是一位年约二十三四岁的年轻女郎，她款款地走近吉川的轿车。吉川此时才清楚地看到了女郎的面容：两道浓浓的秀眉，大大的眼睛，挺直的鼻梁，微微上翘的嘴唇，这张线条分明的俏脸与其说是一个明眸皓齿的美女，毋宁说是一个英姿飒爽的男装丽人。

吉川急急地摇下旁边的车窗，怔怔地打量着这位不速之客。女郎轻启朱唇，微微地笑道：“还好，您还活着哪？”

吉川连连点头，“是啊，刚才真是太危险了。”

女郎又道：“刚才我听到身后传来尖厉的声响，回过头看到您的车头火花四溅，所以急忙掉头来看看情况。”

吉川用手不停地拭去额头的冷汗，“刚才正开车的时候，突然旁边蹿出一辆大卡车，我一下子就懵了，所以车子不小心碰到了护栏上，现在想想真是可怕。”

女郎略带歉意地笑问道：“我也高速超过你的车，让你受惊了吧？”

吉川没好气地反问道：“你是为这事才掉过车头的吗？”

女郎微微颔首：“我是担心您受伤才来帮助你的。”说着她朝护栏望了一眼。

吉川打开右侧的车门，走下车，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头脑立刻冷静下来。

“您运气真好啊，”女郎又笑道，“要是车子穿过护栏，一定会掉下悬崖。”

吉川慌忙走到护栏边上。四周还是漆黑一团，只听到底下传来潺潺的流水声。

“底下是条河吗？”吉川的声音有些颤抖。

“好像是吧。”女郎轻声回答。

吉川从口袋里掏出手帕，又不停地擦拭着脸上淌下的冷汗。

“您的车还能开吗？”女郎又问。

“嗯，这个……”吉川有些语塞。他又朝和护栏相撞的车体看了一下，只见车身已撞得变形，凹痕的四周，大块的油漆脱落。

女郎笑道：“呀，这车撞得可不轻，看来不能动了，我看还是把这辆破车推下悬崖算了。”

吉川苦笑道：“这是公司的车子，虽然已经很旧了，但还能开一阵子。现在可好，车子撞坏了，我对社长怎么交代呢？”

女郎又问：“这辆车保过险吗？

吉川沮丧地回答：“保是保过的。不过，这次车伤纯粹是我开车不当造成的，所以对保险公司也不好说什么。”

“您公司的社长特别爱唠叨吗？”

“是的。”

“真的很厉害吗？”

“那当然。”吉川无奈地耸了耸肩膀。他知道社长是个特别小气的人。如果知道车子被撞坏了，还要花钱去修理，不知该怎样大发雷霆呢。吉川想想真有点后怕。

“那您真的没办法了吗？”女郎直率地问道。

“是啊……”吉川嗫嚅着。他望着女郎有些委屈地想道：这样帅气且充满优越感的女郎，骑着大型摩托车兜风，多半是那些公司大老板的千金小姐，她自然不会懂得一个诚惶诚恐，时刻担心被炒鱿鱼的一个小职员此时的心境的。

想到此，吉川决然地说道：“不管怎么说，我想法把车开走。”

“您现在开车行吗？”

“我今晚必须赶回东京。公事在身，真是不放心。”

“我看算了吧。”女郎轻轻地摇了摇头，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她的神情使吉川不由大吃一惊。

女郎认真地问道：“现在休息一下行吗？您这样开车是很危险的。”

吉川不得不承认女郎的意见是很有道理的。自己虽然没有受伤，但是车子却撞得不轻，如果现在轻率开车，没跑多远一定会中途抛锚的。于是他喃喃自语道：“危险是危险，但总不能傻等在这儿啊。”

女郎扑哧一声笑道：“前面不远的地方就有一家汽车旅馆，还是到那儿去好好休息一下吧。”

吉川犹豫着没有回答。女郎大度地安慰道：“您放心，没事的。

我陪您一起去好了。”

吉川听了大吃一惊，望着女郎迷人的俏容，一时呆住了……

早晨，吉川按时醒来，眼前的环境使他一时不知所措。

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什么地方？总而言之，他明白这儿不是自己的家，他家的床也没这儿大。

当然，这儿也不是他出差住的正规宾馆，只能算是经济型的商务旅馆。商务旅馆？看来也不对。商务旅馆的房间内怎么会有这么豪华气派的化妆镜呢？这儿难道是情人旅馆吗？

吉川急忙起床，他似乎想起了什么。

“是了。”他一边穿衣一边低声嘀咕道。他想起这儿就是离高速公路不远的一家旅馆，是那个女郎陪他一起来的。

吉川感到头部有些胀痛，这是他早已习惯了的名叫“二日醉”的病状。

桌子上，放着一只空的威士忌酒瓶，旁边还放着两只酒杯。

吉川惊疑地望着。突然，他的脑海里闪现出昨夜高速公路上发生的那起交通事故。想起了那个年轻女郎如何关心他，并陪他来此住宿的经过。那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呢？吉川全然了不知，他想那个女郎一定知道详情的。想到此，他急于想见到那个神秘的女郎。

吉川环视房间四周，根本不见女郎的身影。床上没有，浴室里也没有，也许早就离开了，房间里没有她留下的任何痕迹。突然，吉川感到心头一阵发虚。他神经质地把手伸进外衣的口袋，发现钱包好好地放着，没人动过。于是他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接着，一种难言的羞愧感袭上心头：那么年轻漂亮的女郎，毫不顾忌地亲密地挽着我的手，真是不可思议啊。尽管如此，吉川还是真切地感到女郎的帮助完全出乎真诚，没有半点邪念。吉川把房间仔细地寻了一遍，试